

●精美名著●精美名著●精美名著

去创造生活
总比单纯地生活
来得有趣多了



●克瑞佛 著 ●心 瀚 译

豪门情挑

北京出版社

2.4

豪门情挑

克瑞佛 著

心 漪 译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豪门情挑

〔美〕克瑞佛 著

心漪 译

责任编辑 郭旗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 6.25千字: 129

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0

ISBN-7-5048-0415-0/1.78

定价: 1.95元

内 容 介 绍

贺维斯是美国影业界名人，因杀死妻子洛玲的情夫而自杀，而洛玲因有杀死自己亲夫之嫌而臭名昭著，一蹶而不振。他们的女儿——本书女主人公贺珍，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中。

洛玲生活放荡，贺维斯死后，她便嫁给了富有的律师雷伦克，而45岁的继父竟成了17岁的贺珍的第一个情人。不久，雷伦克的朋友罗杰又诱奸了贺珍。于是她开始了靠与她过性生活的男人所赠送的钱过生活。

贺珍凭着她的年轻与美貌进入美国上流社会，与总统竞选人、市长、市议员、拥有万贯家财的时装设计师等人交往。这伙人表面雍容华贵，道貌岸然，实际上一个个都是情虐狂徒，毫无人性。贺珍经历了一个女人误入歧途的悲惨遭遇，饱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，本书通过贺珍的苦难历程，深刻地揭露了美国上层社会那种腐朽糜烂，精神崩溃的生活内幕。

译 序

小说反映社会的形形色色，它的百态亦是小说家最好的题材。而社会百态中的悲、欢、泪、笑更蕴涵着人生——自己扮演的角色；社会给予人们的需求、渴望，而人类对它的依赖、盲从亦是相互相求。

西方这一代的年轻人常被称为“迷失的一代”、“失落的孤雁”……事实上，现在正有好多地方，人们为了寻找刺激——来麻醉自己、迷幻理智、残破本身，然据这些人说，这是项最有冲击力的刺激，且给予他们最高、最极点的享受。

《豪门情挑》反映美国大城市纽约上流阶层份子的各类心态，以及他们那种上流社会中的病态。他们的生活是现实物质的挥霍，精神意志之消磨，他们正沉缅于文明进步带来的繁华喧嚣里，也正迷失在颓废败坏的风俗残族内；表面上看来，这一群上流绅士、淑女过的是华丽奢侈的物质享受；实际上，他们只是一种文明下萌生的细菌，他们大量地——拥挤排除异己阶第的种族人们。因此有些人想从这种生活中退缩、想从中改善自己，但只有自己的微薄意志是不够的，也是太不自量力了。

在现实上，寻求不到满足自己欲念时，而冲动撞击着懦弱意志，那时只有任由性欲来迷幻自己；长期中接受这种感染，

造成社会更广泛的病态，更多的在十字街头徘徊不定的求欲者，他们无法控制自己，也无法使本身达到排除这种欲望的境界；那么，这一群人只好靠着“迷幻药”、“大 麻 烟”、“天使灵”、“同性恋”来肯定自我。

近年来在美国，尤其在一些上流的大城市里，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，可谓之令人咋舌而为之叹息。著者以纽约好莱坞为背景，以电影界的百态当底衬，描述着生长在上流社会里的家庭、男女，是如何来面对他们贵族式生活，来处理他们生活中最纤弱的一面。以贺珍这个不平凡女人的一生为题材，淋漓尽致地描绘出美国上流社会最糜烂的一面；著者更以相当巧妙维肖的手笔道出人们渴求的“性与欲”，若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分析，它是如何地被重视而又该如何去面对败坏的一面去探讨、去改善。

然而，男女之间的维系，只是性或欲的结合吗？不管是在豪门或贫穷区里，爱的本身是神圣而庄严的，它代表着人性中最纯洁、最真挚的一面，本书提供出来的不仅是单项的性与欲，亦有双方互予的誓念，它永远存在于每个有“爱”的人的心中。译者将著者本有的意旨以更透彻含蓄的心境，公诸于读者群的面前，而使您的生活更有意义，诚如书内有一段话：“去创造生活，总比单纯地生活来得有趣多了。”

四月一日那天晚上，在“爱宝”的宴会上，贺珍在那些高贵的老夫人中，造成一阵很大的轰动，我在日记上记载着：“生活将须作某些改变了。”我从来就不曾想到，珍会是这种改变的催化剂，然而珍和达奇都是。

老实说，若你想打入纽约的上流社会，就一定要参加一年一度的“爱宝”慈善活动。这种场合，象德洲佬，政客和犹太人总是被安排在比较差的位置——也就是远离舞池的桌位。然而，这些人还是想尽办法来参加。入门票贵得吓死人！而且视与上流社会的亲疏关系而定，关系越疏价格就越离。象德洲佬、政客们，这些人就须付出每位一千五百美元才得以进门，但他们依然认为能够来参加这一盛会，是件非常荣幸的事。

赞助人的座位，也就是那些近舞池的桌位，每人只需要一百元的助用。这些桌位是保留给1885年创会成员的家族的。

“爱宝”一向都是在华尔道夫旅馆的华丽大舞池举行的。就我有记忆以来，李斯特和他的管弦乐队一直为这个宴会伴奏，他总是演奏一些艾莉姑妈和她那些朋友所喜欢的乐曲，他们也总是随着音乐，轻轻地以脚尖打着拍子来娱乐。但那年，一群

傲慢的娱乐委员会委员却派杜彼得和他的社会管弦乐团负责伴奏。艾莉姑妈只好以“毕竟，他是我们的好友之一。”来自我安慰了。

第二次休息后，彼得走到我们的桌旁，向芭芭邀舞。当着艾莉姑妈的面前，芭芭看着我，征求我的同意，我点点头，于是她和彼得就走进舞池。

他们开始跳着狐步舞，这种舞曲对彼得的乐队而言，就算闭上眼睛，也能奏得很好，他和芭芭是老朋友。他们是在由芭芭所支持，担任主席的数百次舞会议卖中认识的。

艾莉姑妈邀来同桌的人，都是些沉闷且枯燥无味的人。两个穿着燕尾服的年老律师，隔着他们金发的妻子，互相印证彼此生活习惯的正确性。

“我一向都是在七点钟，从俱乐部回到家里，喝上一杯威士忌加汽水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在八点半时用晚餐。”

“跟咱们一样。”

我看着四周那些洞穴状的布置，那是由莉莉所负责装潢的，经费由筹备会出资一半，另外的一半则是她自掏腰包。在这种季节里，她的布置方式，总离不开葡萄牙式、巴黎式、或法国式的，我记得在每张桌子上都顶着一把巨大的金色阳伞，和许多深紫色的丁香。

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位久闻其名，却还没有见过面的女士，直到那天晚上，我才第一次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。李查蒂女士受到丁香香味的刺激，不时用她那绣花般手帕掩着鼻子打喷嚏，每一年，艾莉姑妈都会保留一个座位给某位重要人士，但往往

她所请来的贵宾总是糟蹋那个座位，眼前这位李查蒂怎么看都不值得！

李是一位退休歌剧手，曾在老旧的地中海歌剧院登台演唱，据艾莉姑妈说，她能在那里演唱，是因为当时那些好歌手尚未诞生！

她对艾莉姑妈最有价值的一点是，她很清楚某人的来历——他们是从那里来的，要往何处去，有着什么路边社新闻。“我感到吃惊，”艾莉姑妈说，“李查蒂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？”

“那是谁？”当我正看着芭芭和彼得跳舞时，我听到艾莉姑妈这么问着。

李查蒂将坐姿做了一个大幅度地调整，以使用她那顽固的蓝眼珠，望着艾莉姑妈所指的地方到底有个怎样的人物。

“艾莉，”李用那嘶哑狡诈的声调说，“这是贺珍小姐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艾莉姑妈等着她打过一个矫作的喷嚏后，“她是什么样人？”

“艾莉，难道你忘了……？”李就一五一十地描述着一件丑闻，在当时我则是第一次看到贺珍。

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大衣，滚着跟她眼珠色相配的银丝边。当我和其他一大堆人注视着她时，她解开了大衣的扣子，脱下大衣，我听到李查蒂喘着气，艾莉姑妈倒抽口气。在那件大衣之下，是件同质料的长礼服，以两条细薄的银带子吊着。她移动时衣服贴着胴体的曲线，一看就知，她除了身上的礼服外，并没有穿其他的衣服。而且这件长礼服似乎是透明的，若隐若

现地引人遐思。

罗伦斯坐在隔壁桌上，他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在“爱宝”宴会上表演脱衣舞。艾莉姑妈转过身去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这时我的注意力一直跟着贺珍，她那金黄色的秀发编成一个高髻，秀丽的脸蛋是那么清澈，柔软且年轻，她没化什么妆，然而整个脸却有一股朦胧的神秘感，犹如隔层纱似的。就象摄影师为上年纪的明星掩饰老态时，所使的技巧一般，她看起来很象是个电影明星，由于如此地显眼，使那些老古板的上流社会人士们，板起他们那少有变化且深不以为然的表情。

当然，李查蒂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她的来历：

“……而我知道，虽然在审判时没说出来，但一定是她开枪的。”李因为花粉症和过度激动，讲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真是个长舌家伙！

我离开座位时，艾莉姑妈似乎没感觉到，但李查蒂再次转动她那庞大的身体，以便追查我的行动。我朝芭芭和她的新舞伴笑笑，然后走到珍的桌位上去。

“要跳舞吗？”当我走近时，罗柏正在问着珍。

“才不要呢，”

我向罗柏打招呼，他把贺珍介绍给我，然后我便向她邀舞，她没回答。我以为我会象罗柏一样僵钉子。但是，她终于站了起来走到舞池中。

“可怜的罗柏。”我说着，把她拥入怀中，隔着那薄薄的，几近透明的礼服，触摸着她的肌肤。

“他是自找的。”

“干嘛称这样对待他？”

“若是你想探听的话，告诉你，我跟他没什么！”

我当时不是这意思，一直到很久以后，我才对这一类消息感到有趣。但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谈话却因此中辍。继续跳着舞，过了一会儿也就随着音乐的结束而结束。

我们绕了大半个舞池，然后我向她道谢，她则深深地打量着我，发现我在明显地等待她时，她转过身去找一位背着我们，穿着黑西装的男士说话，再看罗柏，仍然呆呆地坐在他的座位上。

“我们离开这里，好吗？”她问那位男士，眼尾偷瞟着我。我则一直笨拙地站在舞池中，我是被甩掉了，但我却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一点。然后才急急地走回艾莉姑妈的桌位。我故意问着她是否喜欢这里的餐点，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

“很喜欢，”她说，以一种很不以为然的眼光瞪着我。“有点辣。”

芭芭掩着嘴笑，李则专心地吞着许多点心。我讨好地邀莉姑妈跳了只舞后，（那可真象是推着一根巨大的拐杖在屋子里绕圈似的）芭芭和我就先离开了。在走到出口途中，我们说了不下五十次的晚安。

贺珍仍然在舞池里，和那位男士谈话。而他对她说话的态度，正如同她对罗柏一样。

当他转身时，我认出他是白布朗，芭芭的一位朋友，他已婚，当时正极力地想把他在社会上的成功转注于政界。那时候，我并不喜欢他，现在，我当然更是无法和他同处一室了。

“凯撒琳呢？”芭芭问白布朗，她停下来和他们打招呼，他有意无意地挡住珍的身子，似乎不想介绍给我们。

“她正坐在火炉边吃着巧克力糖，假装读那本《包法利夫人》。我只能看到珍的手拿着一个烟盒。

“明儿我打电话给你，”芭芭说，“我打算用法语和凯撒琳谈话。”珍的手有阵子静止不动，然后从烟盒里拿起一支烟。当芭芭和我离开时，我转头看到白布朗倾身过去，殷勤地为珍点烟。她用手稳住火，但很明显地，这只是一项掩饰而已，她是藉它来稳定自己。

芭芭在回廊的长镜子中调整一下自己的服饰，检查妆扮是否妥当说：“她长得如何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罗柏的女朋友。”

“我们没谈到几句话呢！”

我们站在华尔道夫的屋檐下，寻找艾莉姑妈的黑色卡迪来克轿车。那晚，她把这辆车借给我们，她则乘坐李大卫的林肯车。

我看到艾莉的司机杜蒙，在公园街那一端等着。我向他抬了抬手，他点头后把车开了过来，在他的后面是辆褐红色的宾士车，光滑而且摩登，罗柏、珍和白布朗跟着出来坐进了那辆车里。

十个月后，当韩达奇开始灌输我一些他自以为是的生活情趣时，我告诉他第一次见到贺珍的情形。

她住在纽约近十年了，距离我的住处还不到五条街之远。我们常在同一家杂货店买东西。也在我常去的酒店兑换支票。她经常走动的地方，也大都和我相同。然而，直到“爱宝”那个晚上，我才算同她说了几句话。

“你曾见过我很多次了，杰姆斯！只是你从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而已。”她后来曾对我这么说。

“没注意到你的存在？那好象我连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知道呢！”

“这真是恭维吗？”

“也不尽然。”

在“爱宝”之后的九个月中，我见过她约有六次。第一次是在五月中，大约是舞会后的第五个星期，我和芭芭正在拉培得餐厅吃午餐。这是芭芭一直坚持每周一次所谓的“重要的夫妻午餐。”一成不变地，芭芭点了一杯双份马丁尼。因为芭芭总是每天莫名其妙地至少要服二至三次的药片，我建议她将药片或马丁尼戒掉，但她总是把它当作耳边风。

我一直总是通情达理地期待这一天，芭芭能免除这些坏习惯。如今，我每回顾当时的生活，我觉得我一点也不理智，我一直很想拿起一把餐刀，一刀刺进芭芭的胸膛里。

“那女人不是和罗柏一起参加‘爱宝’舞会的吗？”芭芭打断自己的话，突然以机关枪的速度，变奏似地问着我。

珍正等着她的同伴，一位蓝发，脸上挂满自信微笑的女士。进餐时，她把玩着手套、口红、钥匙等玩意儿。当珍那修长且纤细的手指挟着香烟，用打火机点火时，她的手是颤动着的。

我记得曾怀疑她是酒精中毒者。但很快地，我的疑念一扫而空，因为她的皮肤是那么滑嫩，眼睛那么光亮有神，不太可能是个因纵酒而致手颤的人。

她们离去时，她的同伴无所事事地把玩着那皮包的纽扣，而珍似乎很有趣味地看着芭芭，后又看看我，但没有显示她记得我们中的任何一个。

我们走出餐厅，芭芭回家，我回到我的办公室。一下午，我想着珍和她的同伴的身份。

“那位蓝发女士是位典型的愤世人物——名字是雷柏丝。”在事后，我们把点点滴滴的片断凑合后，我知道星期五那天，我第一次见到韩达奇的前几小时，曾和雷柏丝两次共餐。而珍到达奇那儿时，我已等待有一阵子了。

那天下班后，当她回到七十街的公寓时，才想到她一整天都没真正吃到东西。她没吃早餐、中餐、只是进餐时在盘子里搅动着食物而已。她常饿得头昏眼花，也可以说她是因头昏眼花以致于一天都没吃吧！

她脱下毛大衣，倒在那巨大而有绸缎床罩的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她仍然无法适应这种劳累的工作，虽然她并不特别喜欢这份职业，但她喜欢工作。用自己的力量去赚钱，是件新鲜有趣的事，即便天大的疲劳，也不能消除这份兴趣。

她了解她为莉莉工作的态度，就是父亲所谓的有良心的工作者。她投入时间，比别人多得多，八点上班，直到晚饭或约会的时间到了才下班。

“我一直都很担心我会被开除，虽然我知道我是她最好的职

员，而且她也一再地夸我，但在我的内心，我仍觉得她会辞掉我，她只是在等适当的时机罢了。工作上任何细小的错误，都会令我发狂，更别提大错了。有一次，我误量了七十四街一间高级住宅房间的尺寸，而订购了一张裁得太短的高级地毯，这件事几乎令我自杀。”

在一月份里，那是个热得不合时宜的下午。白梅阿姨的来信，混在一大堆帐单中。记忆中白梅是她妈妈唯一的女朋友，珍还小时，白梅阿姨常常到贝耶尔庄为大家整理头发，据说，她是丽泰海华丝的美发师。

信是以红色墨水写的，信纸则是灰色的。珍突然觉得很饿，所以她一面看信，一面在冰箱里找吃的，但当她看到第一句时，立即跑到床上哭了起来。

信上写着：

“亲爱的珍，我非常抱歉，令堂已去世了。对于一个电影明星而言，她的葬礼实在太冷清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审判后我并不常见到她。我一直住在西尔凡的海滨，那是个游览胜地，有点类似北欧的半岛区。但你母亲却不喜欢这里，她说这里的人工景令她恶心，她一直很喜欢我那山谷里的小屋。

他们不肯告诉我——逝世的原因，只告诉我她已过世而已，洛杉矶报纸上，没看到她去世的消息，电视上也一样。

“我知道你们一直处得不好，也许这几年更少接触。但我仍要说，象你母亲如此的一颗明星，就这样默默地消失，是件很可悲的事。因此，我表达我哀悼之意。

“如果你有机会到西岸来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我在日本社区中，

有一栋很好的灰泥小屋。虽然我在这里有点寂寞，但此间的日本人对我相当好。

“诚恳地祝你一切安好！”

白梅姨妈笔。”

她花了两个小时，疯狂似地拨着电话，想要和加州的朋友联络。然而却没找到几个人，因为那时候在比华利山，正是星期五周末午餐时刻。

最后，她接通了她母亲最后一位丈夫雷伦克的电话。他住在马利市。接电话的是个名叫西比儿的女人，“珍，我们认为仅为一个简单且绝对私人性质的葬礼，没理由让你从那么远的地方，专程搭飞机来。当然，她是火葬的。没有人希望把这件事渲染开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你该了解才是。你是知道的，大众传播总不厌其烦地揭发别人私事而侵犯我们的生活。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也没有钱可以拿来铺张洛玲所喜欢的那种奢侈豪华的葬礼，她没儿子，而且这栋房子仍在贷款中，汽车和珠宝，仅仅够支付葬礼的费用而已。”

“我欠了雷伦克多少？”珍问道。“我会寄一张支票给他的。”

“请不要这样，珍。”

“让我跟他谈谈。”

“他不在这里，这几天他都在山谷里处理事情。”

“他一向都这么忙吗？”

“珍，留下你的电话号码，他一回来，我会要他回你电话的。”

贺珍重重地摔下电话，由于力量太大，使得听筒都被摔裂

了，她想打电话给白梅阿姨，但她好象没电话，这使她更感到与世隔绝了。她想喝茶，但她的手一直颤抖着，以致茶杯掉到洗涤槽里，那精致的圆形浮雕瓷杯砸得粉碎。然后，她嚎啕大哭起来。

“我才不是为洛玲而哭。”她后来对我说。

“那你又为谁哭呢？”

“我呀！你以为还为谁？”